

人間多笑語，唯我兩鬢風。作為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全才，林語堂一直是現代文壇中獨樹一幟的高峰。他不僅在文學、語言學、翻譯學等諸多領域卓有建樹，更數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，為中外文學藝術交流做出重要貢獻。他的生花妙筆、學養氣度、人文情懷，一直受到後輩學人的推崇與稱賞。在林語堂的人生軌跡中，漳州、北京、香港是三座意義非凡的城市。從孕於鄉土，到執教京華，再到仙逝香江，這三座城市幾乎完整見證了這位文化大師的傳奇一生。2026年3月，是林語堂先生逝世50周年，為此，香港文匯報擬透過「三座城」這一特殊視角，嘗試還原一代文壇巨擘的點滴往昔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凱雷、張寶峰、王美晴
圖：受訪者提供



●林語堂故居文化園已成為福建漳州的文化地標。

林語堂的一生，博聞強識、著作等身，融匯中西、高雅閒適。美國圖書館學家安德生曾評價說：「其風度，其氣質，古之仁人，不能過也。若謂文化人中之龍鳳，林氏當之無愧也。」在林語堂形成個人學養風範的過程中，幸福溫馨的故鄉漳州、碩學雲集的都城北京、中西交融的熱土香港，無疑都給了他無可替代的滋養與影響。

「西溪山水於我影響最深」

林語堂曾說過：「影響於我最深的，一是我的父親，二是我的二姐，三是漳州的西溪的山水。最深的還是西溪的山水。」可以說，在他的成長經歷中，故鄉漳州的山水不僅帶給他最初的純美風光，更融入到了他的個性修養之中，流淌進他的文學作品裏，熔鑄成他幽默性靈、平和閒適的獨特風範。

小時候，林語堂經常在位於平和坂仔的故居閣樓上，面臨西溪那面牆上小小的窗口，張望坂仔青山。就在這對視之中，他感受到青山的巍峨，得出了「山逼得你謙遜」的體悟。他還曾觀看花山溪的流水，看水遇到石頭，分開前行，在前方又合成一股向前，領悟了「人生有時要另闢蹊徑」的道理。可以說，山水哲學支撐了林語堂的一生修為與文學創作。

眾所周知，林語堂不僅普通話標準流利，英語水平更十分厲害。但在《來台後二十四快事》一書中，他卻特地把「聽鄉音」列為人生快事，並且擺在第二位。可以說，閩南話和閩南風俗，閩南小吃與閩南功夫茶，不僅是林語堂味蕾上的鄉愁，更是林語堂人生行囊的組成部分，伴隨他走過了人間四季、寰宇八方。

「北平好像是一個魁梧的老人」

林語堂一生兩次進京，前後共在這裏生活六年。他曾這樣形容：「北平好像是一個魁梧的老人，具有一種老城的品格。一個城市與人相似，各有不同的品格，有的卑劣狹隘、好奇多疑，有的寬懷大量，有的豪爽達觀。北平是豪爽的，北平是寬大的。他包容著新舊兩派，但他本身並不稍為之動搖。」

在自傳中，林語堂曾描述自己初到北京時的情形：「因為我上教會學校，把國文忽略了。結果是中文弄得僅僅半通……我當時就那樣投身到中國的文化中心北平。」由於自幼接受教會教育，當時的林語堂雖已大學畢業，但是對於中文和中國文化只能說是半通。於是，他開始在北京全力學習中國文化知識。

在《京華煙雲》《動人的北平》《老北京的精神》等作品裏，林語堂一次次描摹過北京的古都韻味，一次次向人們訴說著他對北京的眷戀。「他是一個理想的城市，每個人都有呼吸之地，農村幽靜與城市舒適媲美。那裏的街道排列恰當，清晨在花園中拔白菜的時候，抬頭可以看到西山的雄姿——然而距離一家大百貨商店，只有一箭之地。」可以說，北京的美麗、寬厚、樸實，是林語堂的一生所愛。

「香港霓虹倒影成一湖山勝觀」

1976年3月26日，林語堂於瑪麗醫院去世。一代文化巨擘在香港走完了最後一段人生之路。其實早在1967年，林語堂即應聘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，主持編纂《當代漢英詞典》，直至1972年成書。這也是林語堂晚年主持的最重要的項目。《當代漢英詞典》出版後，得到了香港各界的關注，香港大學也派人採購了不少放到圖書館，供學生們借閱學習。

在林語堂的往來信件中，常常提到香港。在1971年10月，林語堂和夫人移居香港不久，他曾作小詩一首：「現重陽已過，每發蕭瑟之思，故園景色復入眼簾。香港氣候已入新涼，夜間睡熟起視，橫江十里清澈，煙外倒影翠綠，客魂孤獨，莫教新秋動新愁，無語卷衾耐寂寞。」他還在信中寫過：「香港風景極佳，尤其是霓虹燈，紅綠倒影成一湖山勝觀。」

香港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頭堡，這裏多元相融的文化氛圍也深深影響著林語堂。正如林語堂研究專家黃榮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所說：「林語堂是『兩腳踏東西文化 一心評宇宙文章』的世界文化大師，他向世界介紹中華傳統文化，讓世界了解中國，也向中國人介紹西方文化。林語堂是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樑，許多人在他搭起的這座橋樑走來走去。」

●故鄉漳州的山水對林語堂影響最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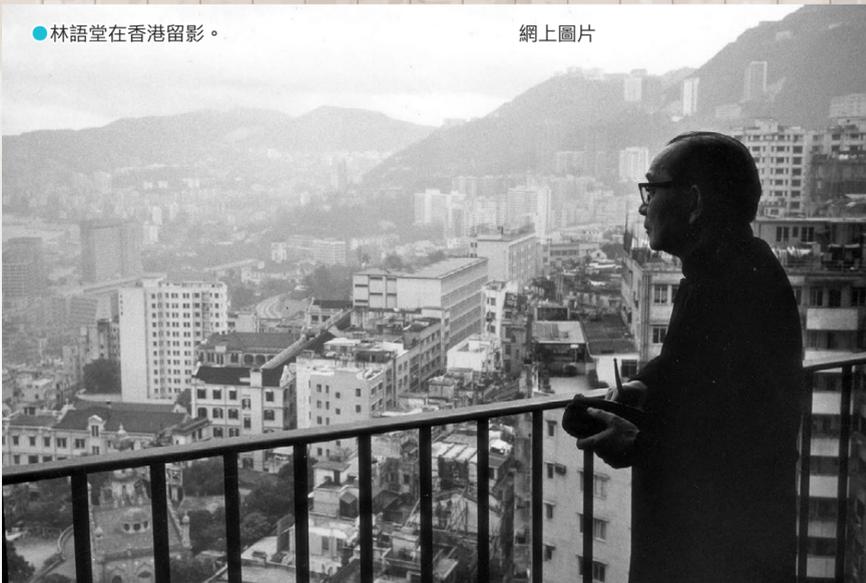


透過三座城 重識林語堂

紀念大師仙逝50周年



●林語堂在《京華煙雲》等作品裏多次描摹過北京的古都韻味。 網上圖片



●林語堂在香港留影。

網上圖片

黃榮才：一顆童心 伴其一生

觀點 除了擁有一支生花妙筆，林語堂最為人稱道的，便是他幽默通透的人生觀。在林語堂研究專家黃榮才看來，林語堂的人格風範極富魅力，對於今人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。

林語堂說：「人生幸福，無非四件事：一是睡在自家床上；二是吃父母做的飯菜；三是聽愛人講情話；四是跟孩子做遊戲。」簡短數言，他就把幸福詮釋得淋漓盡致。可以說，在林語堂的心目中，幸福就是一種感覺，就是一種溫暖，而這種感覺和家庭緊密相連。



●黃榮才在林語堂故居前採訪林語堂女兒林相如。

黃榮才認為，林語堂的生活態度是以「有為」為中心，但往往也有「不為」的事，他不流於世俗，選擇了有所為有所不為。林語堂在合適的時間、合適的地點停留或者掉頭，這是人生的大智慧，也是命運的境界。

「林語堂的內心其實非常通透，那就是自己只是過客，可以隨意輕快，他懂得撤退。把許多負擔消滅之後，行為自然就有了別樣的韻味和風采。」黃榮才說，林語堂的人生，可以慢慢咀嚼，味道良多。他雲淡風輕的身影，類似於俠客，或者武林高手，能讓人仰慕，然後，一聲讚嘆。

林語堂曾說：「一個人一生出發時所需要的，除了康健的身體和靈敏的感覺之外，只是一個快樂的孩童時期——充滿家庭的愛情和美麗的自然環境便夠了。在這條件之下生長起來，沒有人是走錯的。」童年的林語堂，內心沒有陰影，他的人生基調自然就是快樂。

黃榮才總結說，林語堂來到這個世界上，就像一個「睜圓眼睛注視這極奇異的世界」的孩子。一顆童心，始終伴他一生。正是這份孩子氣，讓林語堂保持了純真、簡樸，讓他永遠愛真、愛美，閒適、平和。

家鄉渲染了林語堂的文化底色

2006年，漳州平和按照「修舊如舊」的原則，重新修繕了林語堂故居。2025年1月，原本僅有的一處故居，擴建成「林語堂故居文化園」，這裏也迅速成為當地的文化地標。

在這座文化園中，除了保留林語堂故居、林語堂文學館以外，還增設了生平展覽館、作品展覽館、林語堂文化劇場、文化長廊、5D劇院、國學館、茶室茶座、紀念品商店等設施，並植入文創空間，更飽滿地向人們展示林語堂的文學世界。

漫步在林語堂故居，記者發現廚房後面有一口水井。原來在林語堂兒時，他在這裏學會了打水，經常會去井中汲水，傾在一小溝而流到菜園小地中，藉以灌溉蔬菜。但家中的水缸和水井中間隔著一堵牆，加上水缸又大，要12桶水才能

灌滿。為了省得走路，林語堂便在廚房後牆開了一個小洞，用磚頭做了一個小水池。之後，他和家人每次把水打上來，便傾倒在小水池，水就直接流進缸裏，一下子節省了許多勞動量。

「林語堂的發明，其實是他童心的延續。」黃榮才說，他發明的「明快打字機」、不用擠牙膏的牙刷，編寫開明英文讀本，一本一本寫書等，無不隱藏著他小時候的夢想痕跡，承載著他童心的成長。

在黃榮才看來，家鄉平和，給了林語堂最深的文化烙印，形成了他的文化底色，最終影響甚至決定這位文化大師的文化韻味。這一點，也恰如林語堂本人所說，「一個人在兒童時代的環境和思想，和他的一生有很大的關係。」



●林語堂故居文化園多角度展示林語堂的文學世界。



●林語堂故居廚房後面有水井和水槽。

執教清北 與蔡元培魯迅等留佳話

1916年，21歲的林語堂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。不久，他就擔任清華學校（清華大學前身）中等科英文教員。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。

在清華學校任教期間，林語堂致力於語言學的研究。因為良好的西學基礎，再加上對中文的熟悉，林語堂對於當時的中國文化有了自己的看法。林語堂發現《康熙字典》「檢法迂緩，隸部紛如，不適用」。1917年，他撰寫首篇中文著作《漢字索引制說明》，並向北大校長蔡元培索序。蔡元培欣然為《序》，並給予高度評價。在蔡元培熱情鼓勵下，林語堂又寫了《分類成語辭書編纂》，並在《清華季刊》發表。

1923年，在國外學成歸來的林語堂，被聘為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講師，後升任教務長。

在北京大學，林語堂很快成為《語絲》的主要撰稿人。那時，每逢周六，《語絲》同人常在北京中山公園聚會。一杯清茶、一碟白瓜子、一碗麵，在松蔭下的藤椅上，魯迅、周作人、林語堂、郁達夫等人一起談天說地，每個人有獨特的風采：魯迅講著讓人聽不太懂的紹興官話，戲謔

怒罵；周作人則不大說話，泰然自若；郁達夫一來便點上紹興酒，與魯迅等人暢飲。林語堂滴酒不沾，所以總是饒有興致地聆聽。

1936年，林語堂舉家遷美前夕，曾專門回過一次北平。在林玉堂女兒林太乙所著《林語堂傳》中記載過：「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什麼城市比北平更秀麗，更自然，更文明的了。他再度到中山公園來今雨軒，在大湖石座前方，欣賞朱欄玉砌，芍藥團燦爛盈枝的花朵。在池邊吸著，抽煙斗，覺得情懷的鬱悶，一口一口的隨著煙吐出來。」由此可見林語堂對北京的依戀與不捨。



●林語堂與魯迅、蔡元培、蕭伯納等合影。 網上圖片